

浅谈藏语安多方言动词研究现状

加伙扎西

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 拉萨 850000

【摘要】：动词是外物之运行，内情之幻变的标签。动词在语言中具有举足轻重，非同小可的地位，在语言中是必不可少的。此文章笔者从卫藏语、康巴语、安多语等三大方言中的安多方言为切入点，从纵横多方位的视角探究先前学者在安多语中对动词研究的形势和趋势，初步探讨了安多方言研究的趋势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先前学者在安多语中对动词研究的形势和趋势。其次，对具体的动词趋势和内容在安多语中动词研究做了研究综述，而且探讨了不同学者对动词的分门别类做了比较。最后，以语言学理论为依据，对安多方言中动词的未来趋势和以多种角度可否深入研究安多方言动词等做了阐述。

【关键词】：安多方言；动词；研究现状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ibetan Amdo Dialect Verbs

Garho Tashi

Tibet University, Lhasa Tibet 850000

Abstract: Verbs are labels for the movement of external objects and the changes of inner feelings. Verbs play an important and important role in language and are indispensable in languag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starts from the Amdo dialect among the three major dialects of U-Tibetan, Kham and Amdo, and explores the situation and trend of previous scholars' research on verbs in Amdo from a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perspective. In the trend of Amdo dialect research, the situation and trend of verb research in Amdo by previous scholars starting in the 1960s are preliminarily discussed. Secondly, it makes a research review on the specific verb tendencies and contents in the study of verbs in Ando, and discuss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verbs by different scholars and compares them. Finally, based on linguistic theory, the future trend of verbs in Amdo dialect and whether the verbs in Amdo dialect can be studied in depth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are expounded.

Keywords: Amdo dialect; Verbs; Research status

前言

安多方言是我国藏语言中三大方言之一，区域分布主要集中在甘肃省部分地区，青海省等地也分布较广，人员分布在多个省份间，安多方言有明显的语言特征，根据方言特点，还可细分为不同区域的安多方言，大致分为牧区话，半农半牧区话和农区话这几种，多年来，由于地域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区域逐渐形成相对来说较为统一的方言，发展至今，安多方言的很多动词用法和词形都有了一定变化，很多复杂的词形已经消失，逐渐进行了简化。

藏语言是我国语言文化历史舞台上很重要的一部分，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新的理论和方法对传统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藏文化同样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何应用新兴理论和先进的研究方法来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安多方言作为保留古藏语特征最多的方言，动词用法有很多特殊之处，当今研究藏语方言是为了现代藏语语料库系统建立，制定，推广民族标准语以及为探求语言发展的历史和研究领域文化服务的。

1 藏语安多方言的动词特征及用法

1.1 安多方言的动词特征

在现代安多藏语中，动词呈现出明显的一些特征：如，动

词用法中，已经没有了单独表达语法意义的功能，同时安多方言的动词中，已经没有了方位及人称这些范畴。

藏语在早期有很强的 *causative* 构词能力，大多数自主的及物动词是从非自主不及物动词派生而来。比如：*grub*, *sgrub*，如果从语义逻辑上看，不及物自主动词已经有一个施事者，就很少需要一个外在的 *causer*，即使有也常是分析手段。而及物不自主动词，从语义上来说，它不是一个施事有意的动作结果，因此很少是通过 *causative* 派生出来的。由此上述的两类无法涉及 *cuasative* 的形态变化。

剩下的两类则大多是由不及物非自主的动词派生出及物自主的动词。这种派生和被派生的构词关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他动和自动。这是两类动词由于构词关系相互依存的类别，考虑到它们各自可以有时体范畴，这种变化本身不算是构形。而且从根本上各属及物不及物两大类，尤其是现代方言已经没有这种再生能力。关于这种 *causative* 的手段，则有加缀 *s-*，清浊交替。

在以往的研究中，都认为凡是以动词和宾语（客体）的关系为依据，对于动词的划分，安多方言可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两种，要区分这两种动词要看它们是否能带宾语，如果不能带宾语，那么，我们就判断为不及物动词，如：*cet* “说”、*tsi*

“写”hdzet “打”这些就是及物动词。比如：ndzo “走”、khu “病”、hdet “坐”这些就是不及物动词。属于前者动词类的动词都有直接宾语或间接宾语，而属于后者动词类的动词都没有直接宾语或间接宾语。但就安多方言动词的情况看，仅以能否带宾语来确定动词的及物不及物未必正确。因为，动词分及物不及物的最终目的是，在一个句子里要解释清楚一个动词以什么样的语义关系与名词发生什么样的联系，换句话说，从动词的角度看，要分析清楚在一个句子中宾语和主语二者的关系是分割或还是统一。因此，在安多方言中，所有的动词都带宾语，只是其与主语的关系不同而已，因而，以一个动词能否带宾语把动词划分为及物不及物是很危险的，并且遇到名词格与动词的及物不及物相互纠缠时便缺乏解释力。

安多方言动词中，对于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区分，可以从宾语与主语之间是否可以分割来判断，只要是不能分割的那都属于不及物动词，只要是能分割的都属于及物动词，而对于宾语的界定，往往有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两种。

此外，安多方言动词在现在时多了一个鼻音前缀。va 这个字单独念是一个舌根浊擦音，作为前加字时是一个与基字同部位的鼻冠音。现在时和命令式送气，过去时和未来时不送气。安多藏语动词在送气交替时，如图1所示：

词义	现在时	过去时	未来时	命令式
喝	འཇུང་ ʰtʰuŋ	བཟུངས་ b-tuŋ-s	བཟུང་ b-tuŋ	ཇུངས་ tʰuŋ-s
洗	འཇུང་ ʰkʰrud	བཟུངས་ b-kru-s	བཟུང་ b-kru	ཇུངས་ kʰru-s
舀	འཇུང་ ʰtɕʰu	བཟུངས་ b-tɕu-s	བཟུང་ b-tɕu	ཇུངས་ tɕʰu-s

图1

vchu “舀水”这个动词特别重要，chu 是“水”的意思，vchu 是一个动词化名词。有一些语言的动词是开放性词类，比如除了巴斯克语以外的欧洲语言。但嘉绒语支、基兰提语支中动词都是封闭性词类，动词词根 400-500 个，新借进来的动词进入不了动词系统，会当成名词来用，名词也不能转成动词。古藏语有没有能产的派生动词的机制？很少，只有两三例。但动词化名词会体现最规则的交替。比如法语的动词化名词都是第一类（规则动词）、希腊语的动词化名词都是有词干元音动词。vchu 这个词告诉我们这是规则的模板。

1.2 安多方言动词的用法功能

藏语的语法复杂多变，根据不同的时态，动词的用法也大不相同，大致分为四个时态，即现在时，过去时，未来时和命令时，很多动词在这四种时态中有规则特征，但也有时态的系统呈现很多例外，其中蕴含多种变化。

吃：

现在时 za；过去时 zos；未来时 bzav；命令时 zos。

读：

现在时 klog；过去时 bklags；未来时 bklag；命令时 klogs。

因此，相对于汉族语法而言，藏语的语法更接近屈折语等综合语的语法。

藏语动词的内部构拟是汉藏语研究中最成功的领域之一。安多藏语的“规则”动词里，如图2所示，过去时有 b-前缀，-s 后缀；未来时有 b-前缀；命令式有-s 后缀。词干不变。但这样的动词占的比例不是特别高。

词义	现在时	过去时	未来时	命令式
完成：修行	སྐྱབ་ sgrub	བསྐྱབས་ bsgrubs	བསྐྱབ་ bsgrub	སྐྱབས་ sgrubs
减短	སྐྱབ་ stuŋ	བསྐྱབས་ bstuŋs	བསྐྱབ་ bstuŋ	སྐྱབས་ stuŋs

图2

藏语的语序通常为主词+受词+动词，但往往会有格的变化，这种变化较为丰富，想要掌握规则具有一定的难度，一般来说，及物动词的主词为作格，藏文及物动词的主词要加后缀 -gi、-gyi、-kyi、-i 或者为-yi，而不及物动词的主词和及物动词的受词（都不加后缀）的语法格为通格。

2 安多方言动词与汉语动词异同

在汉语和安多方言中，不仅动词有自主与非自主的区别，动词性词组也有自主与非自主的区别，是两语共有的特征，但这一共同的特征在安多藏语方言和汉语中具体表现时，却各具特色。

2.1 自主性的动词词组

例如：

汉语	安多方言
盖房	khan wa ngep
	房 盖
写毛笔	hmə ki ndze
	毛笔 写
考大学	lop te'hen ya jjak ht̚sot
	大学 考

从上例中可以看到，在汉语和安多藏语中，每一词组是由动词和名词构成的一个典型的动宾结构词组，并其中的动词是主动动词。由主动动词所构成的词组的词性也就具备了自主性的特征了。两种语言的不同之处只表现在语序上，即在藏语中，主动动词和名词的顺序是 N+V（V 是主动动词）式；而在汉语

中，自主动词和名词的顺序是V（V是自主动词）+N式。

2.2 非自主性的动词词组

在汉语和安多藏语中，由非自主动词构成的词组多为述补词组，在非自主性的述补词组中，动词是非自主动词，并述补词组和其中的动词的非自主性相一致，非自主性大致可以由述语或补语的性质来确定。述语动词是非自主的，由它组成的动结式也是非自主的。例如：

汉语	安多方言
病死	khu ni ea 病（助）死
热死	nar ni eə 热（助）死
跌倒	hdzen ni lak 跌（助）倒

以上例句中可以看到，两种语言中动结式词组的两个动词

都是非自主动词构成的，即在汉语中，“病”是非自主动词，“死”也是非自主动词，由“病”和“死”两个动词构成的动结式词组“病死”，是一个述补词组，而且是一个典型的非自主性词组。同理，在藏语中，也是一个动结式词组，两个动词都是非自主动词，而khu“病”是非自主动词，cha“死”也是非自主动词，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非自主动词构成的动结式词组。从以上的例子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非自主性的动结式词组的特征是安多藏语和汉语共有的特征，但在两语中具体表现这一共性时，却有不同的形式。

3 结语

藏文化源远流长，作为藏语主要方言之一的安多方言，有着其独特的传承方式和语言魅力，本文通过对藏族安多方言动词当前现状进行研究，分析了当前安多方言的动词特征和用法功能，并通过一些汉语动词用法习惯与安多方言进行了一些对比，来更直观地体现安多藏语方言种动词特征，由于本人对于安多方言了解有限，对于一些分析对比也不全面，因此对于当前安多方言动词的现状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这也是今后需要更进一步探索和研究的方

参考文献：

- [1]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13.
- [2] 邵明园.河西走廊濒危藏语东纳话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
- [3] 戴庆厦语言学调查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3.
- [4] 王志敬.敦煌古藏文语法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

基金项目：西藏大学 2021 年 19 级硕士研究生高水平人才培养项目重点课题“探究藏语安多方言动词研究现状概述与趋势”的中期成果；项目编号：2019-GSP-S012。